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  
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燦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

上回敘的是薛淑雲在味園開談瀛會，大家正在高談闊論，忽因雯青家中接到了京電，不知甚事。雯青不及終席就道謝興辭，趕回洋務局公館，卻見夫人滿面笑容地接出中堂道：「恭喜老爺。」雯青愕然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張夫人笑道：「別忙，橫豎跑不了，你且換了衣服。彩雲，煩你把剛纔陸大人打來的電報，拿給老爺看。」那個當兒，阿福站在雯青面前，脫帽換靴。彩雲趴在張夫人椅子背上，愣愣地聽著。猛聽夫人呼喚，忙道：「太太，擱在哪裡呢？」夫人道：「剛在屋裡書桌兒上給你同看的，怎麼忘了？」彩雲一笑，扭身進去。這裡張夫人看著阿福給雯青升冠卸褂，解帶脫靴，換好便衣，靠窗坐著。阿福自出宅門。彩雲恰好手拿個紅字白封兒跨出房來。雯青忙伸手來接。彩雲偏一縮手，遞給張夫人道：「太太看，這個是不是？」夫人點頭，順手遞在雯青手裡。雯青抽出，只見電文道：上海斜橋洋務局出使大人金鑾：燕得內信，兄派總署，諭行發，囑速來。奉庚。

雯青看完道：「這倒想不到的。既然小燕傳出來的消息，必是確的，只好明後日動身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小燕是誰？」雯青道：「就是莊煥英侍郎，從前中俄交界圖，我也托他呈遞的。這人非常能幹，東西兩宮都喜歡他，連內監們也沒個說他不好，所以上頭的舉動，他總比人家先曉得一點。也來招呼我，足見要好，倒不可辜負。夫人，你可領著彩雲，把行李趕緊拾掇起來，我們後日准走。」張夫人答應了，自去收拾。雯青也出門至各處辭行。恰值淑雲、子度也定明日放洋，忠華回湖北，韻甫回鎮江，當晚韻甫作主人，還在密採裡吃了一頓，歡聚至更深而散。明日各奔前程。

話分兩頭。如今且把各人按下，單說雯青帶著全眷並次芳等乘輪赴津。到津後，直托次芳護著家眷船由水路進發；自己特向威毅伯處借了一輛驛車，帶著老僕金升及兩個俊童，輕車簡從，先從旱路進京。此時正是秋末冬初，川原蕭索，涼風颯颯，黃沙漫漫。這日走到河西務地方，一個銅盆大的落日，只留得半個在地平線上，顏色恰似初開的淡紅西瓜一般，回光反照，在幾家野店的屋脊上，煞是好看。原來那地方正是河西務的大鎮，一條很長的街，街上也有個小小巡檢衙門，衙兩旁客店甚多。雯青車子一進市口，就有許多店伙迎上來，要攬這個好買賣，老遠地喊道：「我們那兒屋子乾淨，炕兒大，吃喝好，伺候又周到，請老爺試試就知道。」鵝鴨鳴的不了。雯青忙叫金升飛馬前去，看定回報。誰知一去多時，絕無信息。雯青性急，叫趕上前去，揀大店落宿。過了幾個店門，都不合意，將近市梢，有一個大店，門前竹竿子遠遠挑出一扇青邊白地的氈簾，兩扇破落大門半開著，門上貼著一副半拉下的褪紅紙門對，寫的是：

三千上客紛紛至，百萬財源滾滾來。

望進去，一片挺大的圍場，正中三開間，一溜上房，兩旁邊還有多少廂房，場中卻已停著好幾輛客車。雯青看這店還寬敞，就叫把車趕進去，一進門還沒下車，就聽金升高聲粗氣，倒在那裡給一個胖白面的少年人吵架。少年背後，還站著個四五歲，紫膛臉色，板刷般的烏鬚，眼上架著烏油油的頭號墨晶鏡，口銜京潮煙袋，一個官兒模樣的人。階前伺候多少家人。只聽金升道：「哪兒跑出這種不講理的雙腳亂跳道：『好，好，好撒野！你動不動就擱人！你也不看看我姓金的，今天我偏擱了再說！來，給我擱起這個沒王法的忘八！』」這一聲號令，階下那班如狼如虎的健僕，個個摩拳擦掌，只待動手，斜刺裡那個紫膛臉的倒走出來攔住，對金升道：「你也太不曉事了！我卻不怪你！大約你還纔進京，不知厲害。我教你個乖，這位是戶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莊煥英莊大人的少大人，這回替他老大人給老佛爺和佛爺辦洋貨進去的。這位莊大人彷彿是皇帝的好朋友、太后的老總管，說句把話比什麼也靈。你別靠著你主人，有一個什麼官兒仗腰子，就是斗大的紅頂兒，只要給莊大人輕輕一撥，保管骨碌碌地滾下來。你明白點兒，我勸你走吧！」雯青聽到這裡，忍不住歎地跳下車來，喝金升道：「休得無禮！」就走上幾步，給那少年作揖道：「足下休作這老奴的准，大概他今天喝醉了。既然這屋子是足下先來，那有遷讓的理。況剛纔那位說，足下是小燕兄的世兄，兄弟和小燕數年交好，足下出門，方且該諸事照應，倒爭奪起屋子來，笑話，笑話！」說罷，就回頭問著那些站著的店伙道：「這裡兩廂有空屋沒有？要沒有，我們好找別家。」店伙連忙應著：「有，東廂空著。」雯青向金升道：「把行李搬往東廂，不許多事。」此時那少年見雯青氣概堂皇，說話又來得正大，知道不是尋常過客，倒反過臉，很足恭地還了一揖，問道：「不敢動問尊駕高姓大名？」雯青笑道：「不敢，在下就是金雯青。」那少年忽然臉上一紅道：「呀，可了不得，早知是金老伯，就是尊價逼人太甚，也不該給他爭執了！可恨他終究沒提個金字，如今老伯只好寬恕小侄無知冒犯，請裡邊去坐罷，小侄情願奉讓正屋。」雯青口說不必，卻大踏步走進中堂，昂然上坐。那少年只好下首陪著。紫膛臉的坐在旁邊。雯青道：「世兄大名，不是一個『南』字，雅篆叫做稚燕嗎？這是兄弟常聽尊說的。」那莊稚燕只好應了個「是」。雯青又指著那紫膛臉的道：「倒是這位，沒有請教。」那個紫膛臉的半天沒有他插嘴外，但是看看莊稚燕如此奉承，早付是個大來頭，今忽然問到，就恭恭敬敬站著道：「職道魚邦禮，號陽伯，山東濟南府人。因引見進京，在滬上遇見稚燕兄，相約著同行的。」雯青點點頭。莊稚燕又幾回請雯青把行李搬來，雯青連說不必。

卻說這中堂正對著那個圍場，四扇大窗洞開，場上的事一目了然。雯青嘴說不的時候，兩只眼卻只看著金升等搬運行李下車。還沒卸下，忽聽門外一陣鸞鈴，璫璫的自遠而近。不一會，就見一頭純黑色的高頭大驢，如風地卷進店來。驢上騎著一位六尺來高的身材，紅顏白髮，大眼長眉，一部雪一般的長鬚。頭戴編蒲遮日帽，身穿烏絨闊鑲的樂亭布袍，外罩一件韋陀金邊巴圖魯夾衫，腳蹬一雙綠皮蓋板快靴，一手背著個小包兒，一手提著絲韁，直闖到東廂邊，下了驢，把驢繫在一棵樹上，好象定下似的，不問長短，走進東廂，拉著一把椅子就靠門坐下，高聲叫：「伙計，你把這頭驢好生喂著，委屈了，可問你！」那伙計連聲應著。待走，老者又喊道：「回來，回來！」伙計只得垂手站定。老者道：「回頭帶了開水來，打臉水，沏茶，別忘了！」那伙計又站了一回，見他無話方走了。金升正待把行李搬進廂房，見了這個情形，忙拉住了店主人，瞪著眼問道：「你說東廂空著，怎麼又留別人？」那店主賠著笑道：「這事只好求二爺包荒些，東廂不是王老爺來，原空著在那裡。誰知他老偏又來到。不瞞二爺說，別人早趕了。這位王老爺，又是城裡半壁街上有名的大刀王二，是個好漢，江湖上誰敢得罪他！所以只好求二爺回回貴上，咱們商量個好法子纔是。」一句話沒了，金升跺腳喊道：「我不知道什麼『王二王三』，我只要屋子！」場上吵嚷，雯青、稚燕都聽得清清楚楚。雯青正要開口，卻見稚燕走到階上喊道：「你們嚷什麼，把金大人的行李搬進這屋裡來就得了！」回過頭來，向著階上幾個家人道：「你們別閑著，快去幫個忙兒！」眾家人得了這一聲，就一哄上去，不由金升作主，七手八腳把東西都搬進來。店家看有了住處，慢慢就溜開。金升拿鋪蓋鋪在東首屋裡炕上，嘴裡還只管咕嚕。雯青只做不見不聞，由他們去鬧。直到拾掇停當，方站起來向稚燕道：「承世兄不棄，我們做一夜鄰居吧！」稚燕道：「老伯肯容小侄奉陪，已是三生之幸了！」雯青道了「豈敢」，就拱手道：「大家各便罷！」說完，兩個俊童就打起簾子。

雯青進了東屋，看金升部署了一回。那時天色已黑，屋裡烏洞洞，伸手不見五指，金升在網籃內翻出洋蠟臺，將要點上。雯青搖手道：「且慢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就掀簾出來。只見對面房靜悄悄的下著簾子，簾內燈燭輝煌。雯青忙走上幾步，伏在簾縫邊一張，只見莊、魚兩人盤腿對坐在炕上，當中擺著個炕幾，幾上堆滿了無數的真珠盤金表、鑽石鑲嵌小八音琴，還有各種西洋精巧玩意兒，映著炕上兩枝紅色宮燭，越顯得五色迷離，寶光閃爍。幾盡頭卻橫著一只香楠雕花畫匣，匣旁卷著一個玉潭錦簽的大手卷。只見稚燕卻只顧把那些玩意一樣一樣給陽伯看，陽伯笑道：「這種東西，難道也是進貢的嗎？」稚燕正色道：「你別小看了這個。我們老人家一點盡忠報國的意思，全靠它哩！」陽伯愣了愣。稚燕忙接說道：「這個不怪你不懂。近來小主人很願意維新，極喜歡西法，所以連這些新樣的小東西，都愛得了不得。不過這個意思外人還沒有知道，我們老人家給總管連公公是拜把子，是他通的信。每回上裡頭去，總帶一兩樣在袖子裡，奏對得高興，就進呈了。陽伯，你別當它是玩意！我們老人家的苦心，要借這種小東

西，引起上頭推行新政的心思。」陽伯點頭領會，順手又把那手卷慢慢攤出來，一面看，一面說道：「就是這一樣東西送給尊大人，不太菲嗎！」稚燕哈哈笑道：「你真不知道我們老爺子的脾氣了。他一生飽學，卻沒有巴結上一個正途功名，心裡常常不平，只要碰著正途上的名公巨卿，他事事偏要爭勝。這會兒，他見潘八瀛搜羅商彝周鼎，龔和甫收藏宋槧元鈔，他就立了一個願，專收王石谷的畫，先把書齋的名兒叫做『百石齋』，見得不到百幅不歇手，如今已有了九□九幅了，只少一幅。老爺子說，這一幅必要巨軸精品，好做個壓卷。」說著，手指那畫卷道：「你看這幅《長江萬里圖》，又濃厚，又起脫，真是石谷四□歲後得意之作，老爺子見了，必然喜出望外。你求的事情不要說個把海關道，只怕再大一點也行。」說到這裡，又拍著陽伯的肩道：「老陽，你可要好好謝我！剛纔從上海趕來的那個畫主兒，一個是寡婦，一個是小孩子，要不是我用絕情手段，硬把他們關到河西務巡檢司的衙門裡，你那裡能安穩得這幅畫呢！」陽伯道：「我倒想不到這個婦人跟那孩子這麼潑賴，為了這畫兒，不怕老遠地趕來，看剛纔那樣兒，真要給兄弟拚命了。」稚燕道：「你也別怪她。據你說，這婦人的丈夫也是個名秀才，叫做張古董，為了這幅畫，把家產都給了人，因此貧病死了。臨死叮囑子孫窮死不準賣，如今你騙了她來，只說看看就還，誰知你給她一卷走了，怎麼叫她給你拚命呢！」陽伯聽了，笑了一笑。

此時簾內的人，一遞一句說得高興。誰知簾外的人，一言半語也聽得清楚。雯青心裡暗道：「原來他們在那裡做傷天害理的事情！怪道不肯留我同住。」想想有些不耐煩，正想回身，忽見西面壁上一片雪白的燈光影裡，歛的現出一個黑人影子，彷彿手裡還拿著把刀，一閃就閃上梁去了。雯青倒嚇一跳，恰要擡頭細看，只見窗外圍場中飛快的跑進幾個人來，嘴裡嚷道：「好奇怪，巡檢衙門裡關的一男一女都跑掉了。」雯青見有人來，就輕輕溜回東屋，忙叫小童點起蠟來，攤著書看，耳朵卻聽外面。只聽許多人直嚷到中堂。莊、魚兩人聽了，直跳起來，問怎麼跑的。就有一個人回道：「恰纔有個管家，拿了金溝金大人的片子，跑來見我們本官，說金大人給那兩人熟識，勸他幾句話必然肯聽。金大人已給兩位大人說明，特為叫小的來面見他們，哄他們回南的。本官信了，就請那管家進班房去。一進去半個時辰，再不出來。本官動疑，立刻打發我們去看，誰知早走得無影無蹤了。門卻沒開，只開了一扇涼格子。兩個看班房的人昏迷在地。本官已先派人去追，特叫小的來報知。」雯青聽得用了自己的片子，倒也吃驚，忙跑出來，問那人道：「你看見那管家什麼樣子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個老頭兒。」莊、魚兩人聽了，倒面面相視了一面。雯青忙叫金升跟兩個童兒上來，叫那人相是不是。那人一見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那個是長白鬚子的。」莊、魚兩人都道：「奇了，誰敢冒充金老伯的管家？還有那個片子，怎麼會到他手裡呢？」雯青冷笑道：「拿張片子有什麼奇。比片子再貴重點兒的東西，他要拿就拿。不瞞二位說，剛纔兄弟在屋裡沒點燈，靠窗坐著，眼角邊忽然飛過一個人影，直鑽進你們屋裡去。兄弟正要叫，你們就鬧起跑了人。依兄弟看來，跑了人還不要緊，倒怕屋裡東西有什麼走失。」一語提醒兩人，魚陽伯拔腳就走，纔打起簾兒，就忘命地喊道：「炕兒上的畫兒，連匣子都哪裡去了！」稚燕、雯青也跟著進來，幫他四面搜尋，那有一點影兒。忽聽稚燕指著牆上叫道：「這幾行字兒是誰寫的？剛剛還是雪白的牆。」雯青就踱過來仰頭一看，見幾筆歪歪斜斜的行書，雖然粗率，倒有點倔強之態。雯青就一句一句地照讀道：

王二王二，殺人如兒戲；空際縱橫一把刀，專剮人間不平氣！有圖曰《長江》，王二挾之飛出窗；還之孤兒寡婦手，看彼笑臉開雙雙！笑臉雙開，王二快哉，回鞭直指長安道，半壁街上秋風哀！

三個人人都看呆了，門口許多人也探頭探腦的詫異。陽伯拍著腿道：「這強盜好大膽，他放了人、搶了東西，還敢稱名道姓的嚇唬我！我今夜拿不住他算孱頭！」稚燕道：「不但說姓名，連面貌都給你認清了。」陽伯喊道：「誰見狗面？」稚燕道：「你不記得給金老伯搶東廂房那個騎黑驢兒的老頭兒嗎？今兒的事，不是他是誰？」陽伯聽了，筱然站起來往外跑道：「不差，我們往東廂去拿這忘八！」稚燕冷笑道：「早哩，人家還睡著等你捆呢！」陽伯不信，叫人去看，果然回說一間空房，驢子也沒了。稚燕道：「那個人既有本事衙門裡騙走人，又會在我們人堆裡取東西，那就是個了不得的。你一時那裡去找尋？我看今夜只好別鬧了，到明日再商量吧。」說完，就衝著雯青道：「老伯說是不是？」雯青自然附和了。陽伯只得低頭無語。稚燕就硬作主，把巡檢衙門報信人打發了，大家各散。當夜無話。雯青一睜醒來，已是「雞聲茅店，人跡板橋」的時候，側耳一聽，只有四壁蟲聲唧唧，間壁房裡靜悄悄地。雯青忙叫金升問時，誰知莊、魚兩人趕三更天，早是人馬翻騰地走了。雯青趕忙起來盥漱，叫起車夫，駕好牲口，裝齊行李，也自長行。

看官，且莫問雯青，只說莊、魚兩人這晚走得怎早？原來魚陽伯失去了這一分重賂，心裡好似已經革了官一般，在炕上反復不眠，意思倒疑是雯青的手腳。稚燕道：「你有的是錢，只要你肯拿出來，東海龍王也叫他搬了家，蝦兵蟹將怕什麼！」又說了些京裡走門路的法子，把陽伯說得火拉拉的，等不到天亮，就催著稚燕趕路。一路鞭驟喝馬，次日就進了京城。陽伯自找大客店落宿。稚燕徑進內城，到錫蠟胡同本宅下車，知道父親總理衙門散值初回，正歇中覺，自己把行李部署一回，還沒了，早有人來叫。稚燕整衣上去，見小燕已換便衣，危坐在大洋圈椅裡，看門簿上的來客。一個門公站在身旁。稚燕來了，那門公方托著門簿自去。小燕問了些置辦的洋貨，稚燕一一回答了，順便告訴小燕有幅王石谷的《長江圖》，本來有個候補道魚邦禮要送給父親的，可惜半路被人搶去了。小燕道：「誰敢搶去？」稚燕因把路上盜圖的事說了一遍，卻描寫畫角，都推在雯青身上。小燕道：「雯青給我至好，何況這回派人總署，還是我的力量多哩，怎麼倒忘恩反噬？可恨！可恨！叫他等著吧！」稚燕冷笑道：「他還說爹爹許多話哩！」小燕作色道：「這會兒且不用提他，我還有要事吩咐你哩！你趕快出城，給我上韓家潭餘慶堂堂宴雲那裡去一趟，叫他今兒午後，到後載門成大花園裡伺候李老爺，說我吩咐的。別誤了！」稚燕愣著道：「李老爺是誰？大人自己不叫，怎麼倒替人家叫？」小燕笑道：「這不怪你不懂了。姓李的就是李純客，他是個當今名士，年紀是三朝耆碩，文章為四海宗師。如今要收羅名士，收羅了他，就是擒賊擒王之輩。這個老頭兒相貌清■，脾氣古怪，誰不合了他意，不論在大庭廣坐，也不管是名公巨卿，頓時瞪起一雙谷秋眼，豎起三根曉星鬚，肆口謾罵，不留餘地。其實性情直率，不過是個老孩兒，曉得底細的常常當面戲弄他，他也不知道。他喜歡鬧鬧相公，又不肯出錢，只說相公都是愛慕文名、自來呢就的。哪裡知道幾個有名的，如素雲是袁尚秋替他招呼，怡雲是成伯怡代為道地，老先生還自鳴得意，說是風塵知己哩。就是這個素雲，他最愛慕的，所以常常暗地貼錢給他。今兒個是他的生日，成伯怡祭酒，在他的雲臥園大集諸名士，替他做壽。大約那素雲、怡雲必然到的，你快去招呼素雲早些前去。」稚燕道：「這位老先生有什麼權勢，爹爹這樣奉承他呢？」小燕哈哈笑道：「他的權勢大著哩！你不知道，君相的斧鉞，威行百年；文人的筆墨，威行千年。我們的是非生死，將來全靠這班人的筆頭上定的。況且朝廷不日要考御史，聽說潘、龔兩尚書都要勸純客去考。純客一到臺諫，必然是個鐵中錚錚，我們要想在這個所在做點事業，臺諫的聲氣總要聯絡通靈方好，豈可不燒燒冷灶呢？你別再煩絮，快些趕你的正經吧！我還要先到他家裡去訪問一趟哩！」說著，就叫套車伺候。稚燕只得退出，自去相呼素雲。

卻說小燕便服輕車，叫車夫徑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，那時秋高氣和，塵軟蹄輕，不一會已到了門口，把車停在門前兩棵大榆樹蔭下。家人方要通報，小燕搖手說不必，自己輕跳下車，正跨進門，瞥見門上新貼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，寫得英秀瘦削，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：

保安寺街，藏書□萬卷；戶部員外，補闕一千年。小燕一笑。進門一個影壁，繞影壁而東，朝北三間倒廳，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，一個秋葉式的洞門。洞門裡面方方一個小院落，庭前一架紫藤，綠葉森森；滿院種著木芙蓉，紅艷嬌酣，正是開花時候。三間靜室垂著湘簾，悄無人聲。那當兒，恰好一陣微風，小燕覺得正在簾縫裡透出一股藥煙，清香沁鼻。掀簾進去，卻見一個稚結小童，正拿著把破蒲扇，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。見小燕進來正要立起，只聽房裡高吟道：「淡墨羅巾燈畔字，小風鈴佩夢中人！」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：「夢中人是誰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看。只見純客穿著件半舊羅羅半截衫，踏著草鞋，本來好好兒一手捋短鬚，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，看見小燕進來，連忙和身倒下，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，顫聲道：「呀，怎麼小燕翁來了！老夫病體不能起迓，怎好？」小燕道：「純老清恙幾時起的？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。」純客道：「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。可

見老夫福薄，不克當諸公盛意。雲臥園一集，只怕今天去不成了。」小燕道：「風寒小疾，服藥後當可小痊。還望先生速駕，以慰諸君渴望！」小燕說話時卻把眼偷瞧，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，滿紙都是些擡頭。那擡頭卻奇怪，不是閣下臺端，也非長者左右，一迭連三全是「妄人」兩字。小燕覺得詫異，想要留心看它一兩行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，一路躡手躡腳地進來。那時純客正要開口，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。正是：

□丈紅塵埋俠骨，一簾秋色養詩魂。

不知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